

集五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道山紀略

T3035.31/332.81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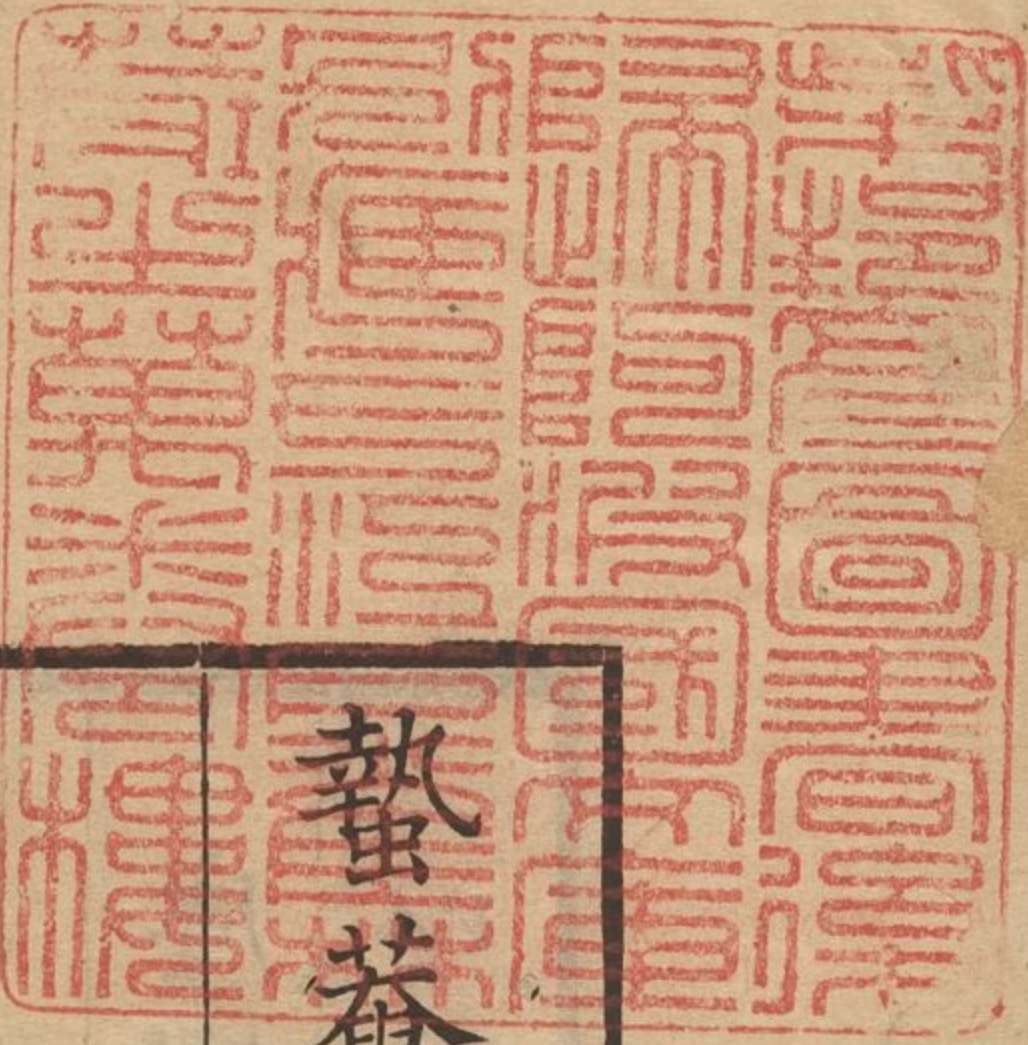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道  
山  
紀  
略

藝菴篇中山川考記之文之一



蟄菴先生有文二萬存者數千分四十體統  
以十二篇去冬日同人屢請出其四十體  
各一之文集諸家字刻為單牋惜梓人不  
工不稱意茲偶得善手適隣霄亭成屬逸  
書澣山紀略為冊葉逸學書有年役役風  
塵竊欲附大手筆以傳今得書先生文可  
以無恨矣  
子義王逸識



蟄菴存稿山川考紀之篇



道山文目

序

小論八篇

曾子固道山亭記

小論五篇

道山議

新山紀略  
小論四篇

百字碑

小論四十五篇

隣霄亭記

小論四篇

道山詩

包嚴介原詩

小論十二篇

鄰霄石賦

小論十四篇

德泉亭頌

小論三篇

仰止亭論

小論五篇

黨籍姓名

刮石辯論

小論五篇

原假

小論三篇

道山額聯

小論二篇

古蹟考

三十六景

小論三篇

存山傳

小論八篇

疏議一段

輜說

小論四篇

別序三篇

山水考額三十二篇

韻解

小論六篇

書考三篇

讀道山紀略

小論六篇

跋

小論十二篇

以上曾子固道山文一震文一十有七

小論一百四十有九別文三十有六包

嚴介詩一黨人考一三十六景考一字

書考三共二百九篇



成其自為古今之文字焉能化物惟有華胥  
之土悶悶焉于于焉無古今無文字無神理  
不為造物者之所變化是之謂大化予迂儒  
也何足以知之  
千古竒幻之文惟有南華耳能以其神行  
筆墨之中以見後之學者後之人反不能  
曰其筆墨一見其人可嘆也

諸子解莊強解其不解非不善但是諸子  
解非莊之解也莊有解有不解解者已非  
况不解者乎或曰當以不解解之  
或問神理如何可無曰神理者天地之包  
籥萬物之本也亡神理則亡天地矣然物  
有化有不化天地之于物或化或不化天  
地不化天地窮華胥人無化無不化無窮



無不窮天地不能移莊生不能到也入二  
氏非也作如是解雖然亦非也  
然則神理果無乎古人曰絕聖曰不仁或  
曰虛無也或曰至也或曰無心也無名也  
皆非也淺陋如予且不可解况古人乎  
南華文也而神寓焉神不可存存神者迹  
也達者見之為達腐者見之為腐深者見

之為深淺者見之為淺迹之迹也迹非迹  
之迹非迹之非迹者未始不非也此世之  
所以不解莊莊之所以不到華胥者也  
客有言註易註春秋註莊者曰三書奇書  
也易之奇以正春秋之奇以嚴莊之奇以  
幻易愈註愈無窮春秋不可註莊不必註  
無窮者愚夫婦知聖人不知也不可註者

孔子不再生諸子之註非孔子之註也不  
必註者求之文字也解不解文字也神行  
筆墨之中筆墨留而神往也

宇內三奇書皆周文也三書之外曰離騷  
離騷變詩者也其周之季乎孔子曰郁郁  
乎文哉由伏羲至周盛之極衰之始也自  
此以後不復再見有易春秋南華矣有謂

揚子雲之太玄邵康節之皇極經世黃石  
齋之易象正足以當之然三者本易者也  
後天而前有古人者也有謂賦有才有心  
奇文也雖然賦本詩本離騷者也子雲比  
之雕蟲後乎漢無之矣其無之者體失也  
非司馬長卿之能無後之作者也  
予于道山作紀略紀略完作序序者衛山

也解者非滄山也文在彼見義在此也蓋予自有解非人之解不求人之盡解也

康熙壬子上巳之夕青城山人蕭震題于道山之隣霄亭



道山亭記

曾鞏

閩故隸周者也至秦開其地列于中國始并為閩中郡自粵之大末與吳之豫章為其通路其路在閩者陸出則阨于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廼得一平地小為縣大為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緣絙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鉤出于不測之谿上皆

石芒峭發擇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上下不見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衡縮膠糝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鏤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沿者投便利失毫末輒破溺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

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虛其地蓋以其陜多阻豈虛也哉福州治候官于閩為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于閩為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涂旁有溝溝通潮汐舟載者晝夜屬于門庭簾多桀木而匠多良能以屋室巨麗

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宮  
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曰九仙山  
北曰粵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蓋佛老  
子之宮以數十伯其瓌詭殊絕之狀蓋已盡  
人力光祿卿直招文館程公為是州得閩山  
嶽峯之際為亭于其處其山川之勝城邑之  
大宮室之榮不下簟席而盡于四矚程公以

謂在江海之上為登覽之觀可比于道家所  
謂蓬萊方丈瀛洲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  
閩以阻多遠故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  
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忘其險且遠又  
將抗其思于埃壒之外其志壯哉程公于是  
州以治行聞既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餘功  
又及于此蓋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

又拜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今為越州字公關  
名師孟云

蟄菴曰程公吳人宋熙寧初守閩先是郡  
守章公岷築子城不果公至拓舊城西南  
隅廣之又以餘力濬河隍治橋梁甫半載  
而畢子固稱其新學郡志未載也予謂築  
城以衛民治河橋以利民建學以教民觀

其政可知其人矣故存蘄山之名以存程  
公并存程公之政且有望于今之長民者  
又曰公闢累領劇鎮政簡而嚴發伏如神  
所部肅然暇覽山川多所題咏一時治行  
為東南最予謂道德齊禮是大聖人作用  
孔子而下不能也子產之治以猛夫子稱  
曰惠人如志所言簡嚴極得治法簡則政

不煩而事克舉嚴則奸蠹除而良善始安  
宜其治行之為東南最也

熙寧末子固守閩平山海大盜却公費省  
文移令行禁止民安其政蓋亦師前守之  
所為治也

文稱程今為越州必子固入閩後作故其  
言山川城屋甚悉

言程公止以治行聞四字入今人手不知  
如何讚頌矣晦翁稱其文簡嚴靜重予讀  
之良然





左右頂舊各設浮圖以鎮之又于于山建  
玉皇閣道山建

斗姥宮當閩之盛山林相望鐘鼓時聞更有  
芝山寺鼓樓靈源閣龍腰西湖城河城屋為  
之倚伏以壓制諸煞資城中生旺之氣居人  
賴之其後龍霄鑿城屋折湖河淤塞芝山寺  
鼓樓靈源閣連遭祝融之變全城風景日益

蕭索無復向時所稱安土樂生者今于山之  
玉皇閣已經重建而道山勝槩闕爾無聞且  
郡治各培塿接脈九峰山由西北穿城入屏  
山而道山見見而伏伏而于山再見是閩城  
之有二山猶人之有左右二臂也道山之  
斗姥宮向以假弁張國威安拓舊址鑿山胥  
建他墳屋為郡人告逐寺隨廢夫山不可鑿

也鑿山以建屋屋建而鑿者尚隱及屋折而  
鑿者益見更大不利隣霄之上故有亭可望  
新羅諸島今基址久廢復有遊僧築墻屋其  
中又營兵胥隸之屬常常入山汙穢伐松柏  
或索飯食少不應輒嗔目詬厲予聞之不勝  
感嘆凡有事閩土者詢道山亦滋惻然也予  
既慨于中兼得長者言適戴宸綸封翁肯毅

然任出入凡諸工程視物力為盈縮毋銖錙  
冒破以告仁人君子冀閩人之得安全也其  
有同心耶至于芝山寺鼓樓之當重建西湖  
之當清濬城河之當疏通龍膏之當修補靈  
源閣之當焚掃城屋之當相度視其難易緩  
急為之次第經營是惟  
長民者念我殘疆造我室家頌功德且將世

世矣故因道山而並及之

蟄菴曰風水之說儒者不言予亦不信但  
邢郡門闕鼓樓二事予親見之所驗禍福  
之歷歷不爽乃知五行之理在天地間有然  
者但世無知者耳不可以為誕而弗之信  
也予文言破壞在風水至于所以破壞者  
有人事焉不可盡以為風水而弗之察也

其中如城屋城河西湖三者則又疆圍水  
利之所攸關不必風水也

此亦募疏之屬耳宋人作募疏多四六語  
以其事無意義今稱議者謂有道山之義  
在胷中也募疏數語耳故曰議也  
是文以項刻成閱者分為八段其實一意  
耳合全城盛衰廢興為一道山作議却又

不盡道山也。醯雞之力止于道山，道山而外將若之何。補救之法以風水當以人事，所謂破壞不盡風水補救之，其盡風水乎。

其中破敗氣味，西陲三休，限又，雖因外...

百字碑

隣霄亭圯垂百年，客夏震合力經營，道山廢蹟以次修舉。維時...

靖南王耿殿下

督撫 二劉公奉

皇帝命休息吾民，比歲大稔，山海無事，亭成，閩人樂之，爰紀厥事，磨文于崖，頌。

皇帝德傳之後人其永無斁

康熙十有一年壬子春內陞前侍御史郡人

蕭震題

右摹唐八分書字勒于石天之頂離隣霄  
亭百餘武字各八九寸合題名年歲約以  
百字曰百字碑實只七十七字耳

蟄菴曰嶺山岨石自有天地有之震文磨

崖者頌

皇帝德與天地同其永久也長民者宣德意

以樂吾民民優游無事以樂此亭也吾

君之賜也崖以險向無字若留以有待者

金石最壽岨尤石之壽者唐李少温碑存

者崖也宋曾子固碑不存者非岨也

予初學文從左國入手已後五經一着又

為兩漢人引去雜以韓歐不能作短文蓋  
短文之難在理足而神有餘氣斂而意無  
盡周以後鮮有作者于是出之以支詞以  
文其言不復見古文矣予雖作不工也  
康熙戊申震久在言路屢奉

旨章疏不許過五百字震竊謂古人奏對有  
數十字伯餘字者五伯字何難適浙督趙

公廷臣請開各省鼓鑄奉

旨下戶部從其議震以鼓鑄必不可開趙公  
賢者切于心而遠于事情及其行而復停  
又多一擾累因發十五議以難戶部初分  
十五疏八千言易之為五疏二千言又易  
之為三疏一千言終之于一疏二伯九十  
餘言一議僅十數字有七八字者每屬稿

輒閣筆然亦不能達也章奏之體貴明切  
尤非他文可比若一事五百言則無不割  
切明達矣

予少受蘇子瞻武王論私削其十之二為  
塾師訶責由今觀之子瞻之文有引經傳  
七八十言者不已多乎

漢去古未遠其時文多援引經傳出之以  
縱橫開闔大槩從戰國策中來無復六經  
之蘊矣子瞻文本兩漢而多枝蔓者也  
今文之病有八失實一也非理二也襲古  
人言三也組集典故襍以駢衍四也採尋  
竒僻絕無意義五也秀才不離八股山人  
不通經術六也仕宦之文多隨時無特立  
之見艸茅之文守古人書不切事情七也

無師友八也。雖不盡然，其大較也。文以載道者也。古人曰：立言曰修辭，立其誠曰辭達而已矣。此千古文章之法也。今之八病，始于不誠，終于不達。雖有傳者，無當于立言之義，不足論也。

文之衰敝，至今日極矣。有唐之韓、宋之歐，不能反也。韓之文已為其時人所大恠，僅

僅勝之，以有籍湜輩並後之，永對耳。其言能扶一世人之衰，予不信也。

退之曰：小得意則人必小恠之，大得意則人必大恠之。予不知其時人讀何書，不恠何文。豈詩賦之敝使然耶？易之以八股八股人之詩文之流，為庸腐為卑弱為淺靡，非八股之過也。今詩賦不以取士，山人之



詩賦大半是漢唐傭隸耳無恠也

退之文時人恠之子瞻文人主竒之其故云何蓋子瞻之才可以推倒一世其不肯藏其鋒鏑者為文故也退之之才足以上下古今其不肯不立其言者為文故也退之生燕許之後世不知有古文子瞻遇永對之時世已知有退之即子由為古文于

舉世未為之先非永對無知之者然則扶衰起敝之功豈不以人哉使永叔而在雖執鞭亦忻慕之矣

唐人不識退之文倘其時再有南華不知如何驚恠是世不無莊子但多驚恠莊子之人莊子不傳矣而謂周以後無竒書又不然也

子瞻極詆太玄司馬君實頌太玄終其身  
不倦退之曰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楊子  
雲其尊之者至矣夫知其可毀而毀之知  
其可譽而譽之常也不知其可譽而譽之  
其失小不知其可毀而毀之其過大是則  
子瞻之毀譽不及二公遠矣水外而五  
永對知退之子瞻不知子雲豈文之淺深

難易有不侔耶無益八知皆天下殊小  
退之曰子雲豈止與老子爭雄而已哉予  
以謂侯芭不知易不知太玄退之不知太  
玄亦未必知老子也子瞻不識子雲退之  
不識老子而謂世之人不宜恠退之文過  
矣予不知太玄不知老子者也而謂退之  
不知二子亦過也論語

向見山人文甚多勿論經術即通章句者  
十不一二也今以八股作古文非古文但  
作古文不入八股人之手却不成文豈  
功令所向必出于此而後可抑漢唐人之  
文童而習之若今人之作八股故足傳也  
然傳者已少矣  
宋以後取士之法無逾八股者天下教化

日以衰風俗日以漓人心日以變尚有八  
股可救萬一倘易以策論詩賦更不可言  
矣猶之復選舉之法于今日而謂可垂之  
千伯世不救也則真迂儒之見也

予愚暗當廢八股時以為八股必不可廢  
聖人在上必無廢八股之事說者懲宋明之  
弊謂八股誤人家國設當其時易以他文

未有不救者總之先王之法不能有利無  
害但酌其利多害少者因時行之可以濟  
世八股之為取士之法其一也

古之山人曰高人曰隱士後之山人名高  
而已今之山人以濫惡詩文奔走郡國反  
詡詡于人驕語貧賤是傭隸也非山人也  
然則秀才之止知八股者其是秀才否耶

以山人作策論詩賦可以惑眯目之主司  
以山人作八股其窮立見矣八股其可廢  
乎

吾郡士風夙稱樸茂向有高人有隱士數  
十年來變而為今之山人矣更有做秀才  
不成學作山人又標榜于他人自稱名士  
者又數數也

向見一先輩言及名士詩文曰名士如此  
不名士可知予曰不名士偏不如此也若  
真名士則仍是真秀才真山人世固不乏  
其人不必論其名之有無也

今文之病由于習尚之卑人情之偽凡序  
記傳贊誌銘之屬非極稱頌必不敢作否  
必怨仇之不已視吮癰舐痔者尤甚矣文

字之劫一至于此雖有作者終無知者即  
有知者亦無取焉文之敝也不亦宜乎  
予讀名山藏獻徵錄史料等書竊有感焉  
大概皆其人之誌銘傳贊也賢者不必存  
不肖者不必不賢數十年後不知其人但  
論其文而已世常謂史才難予獨不然假  
使左丘明司馬遷生今日作故明之史既

無傳信從何考實雖有絕代之才將焉用  
之

韓退之論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予  
以為天刑之說妄也天道福善而禍淫其  
遇正直之筆不能福反加刑焉無是事也  
至于人禍信有之如今之誌銘傳贊不極  
稱頌必怨仇之不已况國史乎然此但一

人一家之事耳古太史氏以死爭其職繫  
獨非人若夫百年之前不知其人無可傳  
信百年之後知其人矣不得攷據至于艸  
野紀錄如明通紀等書大槩影響之詞予  
常在長安每有傳聞攷之無一實者况在  
千百里之外其不足信無疑也史之所以  
難者此也既不能直其筆空以身受其禍

其若之何

數年前予曾編次古人書自伏羲以來擇其尤者分為三品三品之外又有品外以史記繼五經四書之後為上品文蓋以其書上下二千四百餘年間事如本紀世家列傳年表月表皆前人所未有後人不能違者雖有疵病不掩其獨翔之筆也然其

法本春秋其文採上古文其事隳括五帝三王其人世其官其書出其一手此其所以為史氏之第一手筆也晉唐以後反是矣何以為史

宋元二史繁蕪極矣毋論筆力體裁遠不及班馬即較之陳壽三國志沈約宋書魏收魏史亦瞠乎後也予嘗閱二史次序紀

載既無史氏之遺及考其掌故輒多遺漏  
筆削詳簡無一當者倘極繁蕪但得考實  
無遺漏猶可傳信將來二史皆反是也是  
散帙朝報耳名曰史可乎

○  
隋書秦王俊妃崔氏一言毒王賜死一言  
先王死入夢于王宋史程師孟一人既入  
列傳又見循吏兩傳文無一字改易自唐

以後如此類者不可勝紀大抵出于衆人  
之手毀譽是非矛盾牴牾無一當也總裁  
者不一寓目焉又出朝報下矣

本紀志表本實錄者也漢以後實錄不信  
矣世家列傳因誌銘傳贊者也唐以後誌  
銘傳贊日益虛偽矣至明之季偽者更甚  
真者反湮沒不傳士君子處此寧不傳必



不肯與小人伍。然史以垂鑒戒者也。賢不肖既失其實，是非毀譽之不得其真，其若垂戒何？雖孔子復生，無之何矣。

昔孔子作春秋，因魯史為編年之法。孔子之筆削褒貶，門弟子不能贊後之學者，日詮註不能得也。然當其時尚有知罪之言，至于身死而後其書出焉。况後之作史者

乎。而謂無人禍者亦妄也。

春秋經也。經可以編年之法行之。司馬子長之變為紀傳書表史也。經可簡史不可不詳。即孔子作春秋以一字為斷為經，必得左氏以叙事為案為史。否則千伯年之後無可考據矣。是空文也。子長之變編年處乎其不得不變者也。此後之史所以不

能從孔子而違子長者也。

朱子之作綱目繼孔子者也有歷代之史則綱目不可不作其猶春秋之志邪

明萬曆時吾郡一先輩修郡乘載一巡撫和倭事有烽火連燒三萬戶金花斜插五千倭之謠其後人仇恨之必改其版而後已嗟乎郡乘一人事已若是矣况國史千

伯人事乎

柳子厚言退之設為御史中丞為宰相出入成敗人敵益衆宜恐懼尤大似勝于為史者愚謂為宰相御史中丞一時之出入成敗人尚不若史書千秋之是非褒貶人失之者之恨為更甚也

春秋有三例一曰編年以著代一曰書時

以法天一曰紀事以垂戒自孔子死一千  
餘年無繼者至宋始有綱目綱目有四例  
一曰表歲以首年一曰繫年以著統一曰  
大書以提要一曰分註以備言其文本資  
治通鑑其義則法春秋猶之孔子因魯史  
而加筆削者也但其書傳信亦傳疑不得  
不仍歷史之舊耳

經之有例也猶人之有手足耳目也舍手  
足耳目非人若徒求之手足耳目則人盡  
孔子矣

註春秋百餘家傳者數家獨胡氏傳得謹  
嚴之旨為經世之文雖書法不盡合聖人  
而義例昭然可垂勸戒非諸子所及也  
史記有五例一曰本紀以記年一曰世家

以記代一曰表以記歷一曰書以記事一曰列傳以記人

史記之作上自五帝下迄漢武二千餘年總為一書自此以後無有繼者每一革代修一故代之史而已

周官有大小史掌邦國四方之事列國亦有史史者記事之書不分前後代也至後

世稱故代曰史本朝曰實錄非古也

史氏之學至宋始備而其著者閩頗稱盛晦菴夫子從學于閩生死于閩者也綱目之作直繼孔子之傳胡文定安國之註春秋袁機仲樞之作紀事本末鄭夾漈樵之著通志皆堪與宇宙並垂不朽蓋真儒之生上應星曜南戒之極其象文明天地之

數不偶然也其他文人豈易語此  
經史鑑之例予既論其異同矣大要史因  
人鑑曰年人于年事無不統年于人事無  
不談但因人則只見其一人之年事因年  
則只書其一年之人事紀事本末則就一  
事而累年累人之事無不貫串聯絡一開  
卷瞭然三者不可缺一然史繁而鑑簡鑑

簡而紀事尤簡此綱目之所以繼春秋而  
起紀事本末之所以繼綱目而作者也  
通志二十略上包陰陽之蘊下極人事之  
變無博不談無要不舉其自序五略漢唐  
諸儒所得而聞十五略漢唐諸儒所不得  
而聞予讀其書良然非後世尋章繪句之  
學也宋史稱其博而寡要不亦宜乎

予稽史目自周以後正雜通注凡五六萬  
卷今亡者多矣廿一史其二十之一也讀  
史之法當博覽羣編考其異同見其得失  
由博而歸之約未有不博而可為約者今  
二十一史自史漢而外鮮有讀者攻舉子  
業不能讀仕宦又不得讀稱曰博雅不亦  
難乎

隣霄亭記

蕭震

衢山之頂曰隣霄向有亭廢興者數矣今擴  
舊址而大之曰隣霄亭從舊也記者記衢山  
者也道山一培塿耳何取乎爾曰以其在郡  
治之內也雖然杭城內亦有山非閩之道山  
獨殊異也然震常以足測兩山之高下大較  
吳山得二衢山得五衢山石自下至頂各拔

地起岸然特立吳山無有也吳山觀潮及江  
衛山可望海之近島夫水至海而止觀至海  
而大矣雖然何以紀山曰文昔曾子固鞏有  
文矣曰記自有道山以來文多矣何有乎子  
固然亦有說他人文言山子固文記全閩山  
川而後記道山又記道山之城郭人民後之  
人知文並知當日之道山也震後子固六百

年矣震初有文曰議議道山并議全郡之利  
害子固稱其盛震慨其衰夫物之盛衰數也  
物之所以盛衰人也能見盛衰以傳于後世  
文也前之盛者衰後之衰者可衰可盛不在  
數與邦之人而在擾民之人也子固言城內  
外皆涂塽有溝通潮汐舟載者晝夜属于門  
庭今之潮汐果盡通乎子固言人以屋室鉅

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今之民居能鉅麗乎下貧勿論矣子固言附山蓋佛老子之宮以數十伯其瓌詭殊絕之狀已盡人力今尚有存一二于什伯者乎瓌詭之與殊絕勿論矣由子固與宋之閩人觀所謂山川之勝城邑之大宮室之榮不下簟席而盡于四矚由震與今之閩人觀所謂山川之勝城邑之大

井里之凋殘亦不下簟席而盡于四矚也倘登山而因今日以求向日之盛厝全閩于簟席之上豈非震與閩人之所大顛也哉是亭也成吾知賢者必憂民之憂而樂其樂非哆然遊觀而已也震與子固相去六伯年文有相須不必相同者合觀之道山之盛衰可考而知矣若徒從耳目之好也閩山川多矣何



取乎培塿

蟄菴曰六伯年前一道山也六伯年後并  
多歷年其非道山邪文之同異隨山之盛  
衰廢興不敢謂前有古人後無作者也亦  
不敢謂後有作者前無古人

記之名始自禮經其體主紀事其文盛于  
唐唐之作者無過韓退之退之諸記不盡

是次序其後次序少議論愈多矣予初作  
道山議慨然閩之利害及作隣霄亭記始  
得子固文見六伯年之城郭人民非子固  
不足以發吾覆也記成為之憮然

唐宋人記有用韻語者有系以詩歌者又  
變議論而比賦矣予文以議論行次序非  
紀事却是紀事其體已變但不知能不失

其正否耳

揚子雲蜀記已不傳漢魏晉隋鮮有作者  
大槩記錄志傳體稍不同義無懸殊若用  
韻語詩歌失其體矣非記也

*長安其於火氣少嘉論會多矣予以此*

道山詩用包嚴介韻

蕭震

鄰霄亭初成

不是鄰霄客重來見道山

以子生青城山且倦遊久無復隣霄

之百年猶廢蹟廿載始知還可惜虛名累空

餘此地間艸亭初載酒喜有老人攀

由石天上倚天坪望百字碑

遲迴臨仄徑傳是古閩山

唐封閩山

春艸年年綠

孤雲日日還乾坤尚未老身世幾多閒欲到  
題名處懸崖不可攀

雨後登鄰霄臺

萬峰春雨後突出一支山野燒無朝暮山禽  
自往還碑隨年代古石與水雲閒更有樵源  
路從茲庶可攀

陪遊觀海亭

微茫一氣外不識海中山刮土剝將復哀鴻  
去未還王公不自醉艸野可能閒磨石難名  
德千秋與共攀掉語歸善于君  
見磨崖頌德之意

附錄嚴介老人詩

絕頂隣霄漢亭名曰道山遺蹤多日廢舊  
觀一朝還載酒王公樂臨文御史閒留題  
崖石潤盛事競躋攀

藝菴曰予向不解明人之論詩却又不能  
登漢魏之堂一窺三百篇籥籥四詩因嚴  
介老人載酒王公樂五字引之而出仍作  
唐人體裁終格格不能入耳  
古人有年四五十始為詩卒以詩名者蓋  
其歷年多閱世久而後得之與文無異也  
而謂詩有別長者非也

三伯篇有出自里巷者則又不必歷年多  
閱世久也亦別有說  
人言讀千詩可作詩余謂不必千詩也今  
之詩人得五六伯篇居然風雅矣其求之  
格調字句乎否雖萬篇何益  
三伯篇之前不必有三伯篇也降而漢魏  
猶有風人之致至唐而詞愈工聲律愈盛

詩道愈變無復雅頌之遺矣

不多讀詩不能作詩無格調不可為詩若徒以讀詩作詩以格調言詩也其何異癡人說夢

詩有律文有四六詩文之變也四六始于晉律始于唐非漢以前面目也識者于此可以觀世變矣

王介甫集詩不錄李白以其才高識卑言酒色者十八九予謂太白天分在杜陵之上其寓言酒色蓋亦有託而逃者非後世浮薄之士比也嗟夫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

三伯篇有酒色有風星月露却與唐之酒色風星月露不同後之視唐愈趨愈下矣

學詩者固當以介甫之言為正  
嚴介詩以臨文得閒字予自束髮至今日  
于臨文偏不得閒凡纖細筆墨無一不出  
自手却又不專在筆墨人生幾何碌碌風  
塵已二十年可惜也其于四閒字身世人  
物之間不覺感慨係之矣  
臨文本閒事但二十年來無一日不臨文

却無一日不忙感心之不閒文于何有  
文章樂事也當以閒得之每在煩苦中憶  
咕嚕光景如在天上安可再見  
詩之本意在劫土四句以有道山紀序碑  
文之義故存之始終其作隣霄亭之心而  
已矣

心集  
文之素好於此故其於此亦必  
於之本意亦必以此為其本意  
和聖之貴也此又上安可再具  
夫在樂事也當以開其心之  
惟無一日不以此為心之本  
所

鄰霄石賦

蕭震

康熙十有一年壬子之夏五月六日子遊  
道山登鄰霄石俯視四虛廣漭無際少頃  
雲雷作風雨宵冥嗒然喪其心目焉目感  
陰陽萬物之變作鄰霄石賦其辭曰  
夫何一卷石兮連雲山之岌岌眇四極以無  
垠兮若違世而獨立勢蜿蜿以南下兮貌崎

蟻以不移渾沌其猶未剖兮豈知生人之劬  
勞聊偃蹇于茲土兮見陰陽之回薄在鴻濛  
而固然兮詎慌慌之非昨惟六氣之推移兮  
春與穉其紛鎔伊鬱華之按轡予忽折丹兮  
吾將御襲土囊而暴起兮驅雲雷其來去羌  
冥冥其晝晦兮縱波臣之齎怒翻渤澥以崩  
浚兮曾不辨鯤鵬之與斥鷃及隨復之已解

兮安白日之晏晏彼陵谷之易所兮隨大化  
之飄搖何況羣生之紛糅兮曾不能以崇朝  
期汗漫于罔矰兮無羽翼以踟躕望蓬萊之  
已淺兮攬千歲之須臾渺星辰之剌剌兮乍  
參差其有無倘太初之不分予雖搏伏其焉  
如錯之以日月山川予任上下之糾纏彼二  
儀之寥廓兮尚不能以一息嗟五運之相嬗



于千變萬化其未有極亂曰天之行兮地之  
載物兮庶類之怫怫兮維茲石兮火兮不焦  
雲雷兮不蝕儵忽兮無耳目之視聽愴怛兮  
抱神以滅眇眇兮無悶填填子入于宵冥之  
門邴邴兮義而不朋離離乎遊于物之遯而  
無不存擴四虛之洞灑兮絕前後之毗隣任  
質性之自然兮豈霄漢之可因髣髴乎開闢

之初兮崩劣于閩海之濱橫地軸之有三千  
六百兮歷歲年之何故何新奈何一男子兮  
與我說無生兮緩羅漣之無死超蒼莽以彌  
六合兮窺渾元之大始悲沃焦之擾擾兮問  
歸墟之何駭安有至道兮因人以起安有神  
人兮久立于姑射之鄙理窮則變兮物極則  
否勞勞者如斯兮芒芒者其已矣問天兮何

辭眠地兮如舟流之莫知所倚留清言之詡  
詡兮一卷石子終古

蟄菴曰予十五歲始讀離騷每年一讀每  
讀必歔歔太息不能自己自試進士後為  
人事糾纏久不識屈大夫面目矣頃作鄰  
霄石賦既成乃繙破篋得離騷舊本遇故  
人于紙上恍恍乎如在夢中不能舉似而

終媿其不逮也

長卿之論賦也有迹有心予謂二者之外  
曰才曰情曰體曰理才者能出其心而見  
之于文者也情兼賦比興使人讀之可以  
悲可以喜可以感動興發不自知其所以  
然而無不然者是也體有古今有正變有  
美惡理則約諸博麗歸之以則非此六者

不可賦至于微妙之旨有不可得而傳者  
屈大夫以後得其門者或寡矣

子雲之言曰賦者將以風也相如上大人  
賦不能風反類于俳優于是輟而不為予  
不敏竊以賦者風雅頌之流也離騷變詩  
而為賦離騷賦之祖也詩離騷之本也孔  
子之言詩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

怨予每讀離騷未嘗不傷其心而哀其遇  
如見其人猶是興觀羣怨之遺也其言美  
人芳艸深有合于三伯篇詩人之旨孔子  
所謂事父事君多識于鳥獸艸木者是也  
王對師發其義而未盡其說舍此而徒極  
侈靡之辭以自誇其博麗其去雕蟲也幾  
何

賦有五體一曰古其體有正有變一曰俳  
其文尚辭而失于情一曰文文也非賦也  
一曰律其法取聲律對偶若近人之作表  
啓四六者而加以韻隋唐末取士皆用之  
愈趨愈下矣

古體之正者屈大夫之離騷九歌九章是  
也降而宋玉之九辯賈生之鵬鳥吊屈原

長卿之長門莊忌之哀時命淮南王之招  
隱士東方曼倩之七諫王子淵之九懷劉  
子政之九歎王叔師之九思其遺也古體  
之變者長卿之上林子虛子雲之羽獵甘  
泉班孟堅之兩都張平子之兩京是也若  
班婕妤之擣素自悼賈生之旱雲張平子  
之思玄變而不失其正者也俳賦者陸士

衡之賦文鮑明遠之賦蕪城野鶩謝惠連  
之賦雪成子安之賦嘯顏延年之賦赭白  
馬是也文賦者子雲之賦長楊杜牧之之  
賦阿房歐陽永叔之賦種聲蘇子瞻之賦  
赤壁是也律賦者庾子山之賦哀江南裴  
晉公之賦黃鍾陸敬輿之賦登春臺王子  
安之賦寒梧棲鳳王孝先之賦有物混成

是也姑舉其一二以概其餘

賦有極侈靡者孟堅之賦兩都是也有極  
清哀者賈生之吊屈原是也有詞博麗而  
傷于體者子山之哀江南是也有文有盡  
而義無窮者屈大夫之山鬼禮魂抽思是  
也有長至數千言未了者左太冲之賦三  
都平子之賦兩京是也有短之不過百字

者子雲之賦酒劉子駿之賦燈平子之賦  
定情蔡中郎之賦短人對師之賦荔枝是  
也各極其情之所至然亦有得有失不以  
詞之博約字之難易文之短長為工拙也  
晉魏以下不具論

予作鄰霄石賦凡冥思三晝夜而後屬筆  
且歎南華之未達悲鵬賦之不廣笑上林

之無大也然極其包括之心不盡見之于  
文于古人未必有合也姑漫言之耳且留  
之後日以俟知者

唐世至韓退之始知為古文辭其與馮拱  
之書云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  
慙及以示人大慙以為大好小慙以為小  
好不知古文直何用于今世又與崔立之

書云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于俳優者之  
辭類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其言如此其  
為賦如明水之篇不能舍聲律而從古文  
亦逼于應舉無如之何耳  
律賦起齊梁迄宋八九百年至元始一反  
之亦流極必變之勢也今試士無賦科作  
賦者既少又多習律體是向者退之之所

大慙也無功令之逼束而殫精極思于古  
人之不屑為者詞雖工何當于義  
詩變而騷騷變而賦騷賦二者異名而同  
義其實一也大傳言荀卿屈原離讒憂國  
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蓋古者  
卿大夫聘問必賦詩以見志其後聘問失  
詠歌不行而賦詩之禮廢于是賢士大夫

之失志者始有騷賦之作本其賦詩之心  
出而為賦故其詞當麗以則其體當本六  
義也

荀卿趙人客于楚遭春申君死卿廢回家  
蘭陵著禮知五賦已先屈大夫而作矣然  
揆之六義多未合故歷來論賦不列其文  
其實賦自卿始也

子虛甘泉等篇予不敢以騷等之又不可  
謂之俳目目之為古賦之變其變也已駸  
駸乎俳矣俳不與律期而律自至于是矯  
之以文而賦比興之體無有存者其失均  
也

韓退之歐陽永叔蘇子瞻能為古文者也  
退之逼于應舉不必言永叔子瞻或為文



以變律之失文非不徒然而非賦也  
 文賦子雲已有之為賦之變另有其一體  
 不回律而後作也雖然詩賦二者愈變而  
 愈不古若也所謂文日盛而道日衰者其  
 是之謂乎

予讀此書... 賦之變... 文日盛而道日衰者其是之謂乎

德泉亭頌

蕭震

玄默之歲其陰困啟維夏六月帝軒轅之所  
 司神也道山之陽鄰霄亭之下厥有演土剖  
 穴以導之而汎泉出其水清淳其流常濡于  
 不涸之原惟閩離兵火且二十年久不識有  
 斯泉矣夫萬物皆困于火而水獨勝之制火  
 之厄以水康熙之乙巳震客長安聞星家胡

景田言自茲以往閩得歲星當大稔次年丙  
午又次年丁未其太歲皆在天之中屬火之  
旺自秦至明多以火困惟我

皇帝承天之休德洽上下霑濡汜布無生不育  
閩南紀也為火之極為越門之終而以二于  
支得歲歲果大稔今茲之水其德泉乎且國  
依山川者也水土演則民不乏是不可以不

頌頌曰節彼巖石維閩之望瞻彼大澤其水  
洋洋我孔燠矣力我農桑既見斯泉樂且穰  
穰一酌彼泉水在山之阿有懷于閩以遊以  
眺沃此焦土慶無不宜

聖人之澤既壽且多二穆穆我

后克明其德上及太清惠我南國海水不揚川  
原以宅于萬斯年挹之不竭三

蟄菴曰聞之古人曰大撓作甲子以丙午  
丁未為天河水取其以水制火也然非甚  
盛德不能當此閩劫之極其數宜復而又  
在丙午丁未之際所謂剝極而復者從此  
以後其有豸乎

頌體似詩而多以賦其詞有美無刺至漢  
唐大家或六七字為一句或全用散文無

韻語皆頌之變也昭明太子曰頌者所以  
游揚德業褒讚成功吉甫有穆如之談季  
子有至矣之嘆劉勰曰頌之體典雅清鑠  
揄揚汪洋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匯敬  
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二子之言頗得  
作頌之概予文率意而出之不能有合也  
雖然古頌至駟閔已變矣何況後世

景田名振鉞宛平人精于天文度數言無  
不驗康熙己酉以布衣徵授欽天監監副  
年已七十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景田, 振鉞, 宛平, 欽天監, 監副, 年已七十矣.]*

仰止亭論

蕭震

仰止亭何為而作也曰為仲晦朱子作也道  
山之崖有文曰趙子直朱仲晦淳熙癸卯仲  
冬丙子同登凡十六字朱子筆也四百九十  
年矣無人亭焉者今作亭曰仰止取詩所謂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是也子直者故宋丞  
相趙公汝愚也仲晦者大儒朱子熹字元晦

一字仲晦者也當是時孝宗即位二十一載  
凡三改元歲癸卯為淳熙之十年子直以修  
撰帥福州其年朱子辭江西提刑由台州歸  
適相遇合相與優游于道山以磨斯石也厥  
後子直以立寧宗有安社稷功握丞相柄召  
朱子為煥章閣待制一時喁喁向風朱子亦  
屢白丞相當以厚賞酬韓侂胄之勞勿使預

政惜哉子直之疎于計而不能用也議者謂  
儒者讀古人書不切事情假使子直用其言  
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宋室可興何至以偽  
黨累四十八人而使其身不能在朝廷而卒  
貶竄窘辱以死也嗚乎宋徽宗朝用一蔡京  
而三百九人以黨人去而後北宋亡寧宗朝  
用一韓侂胄而五十九人以黨人去而後南

宋亡是天之巧于亡宋託于二人以亡也然  
宋之人主自不肯有其國必使之亡而後已  
于天人何尤哉且開代以來何世無君子小  
人在乎人主審所用舍而已故朱子每奏對  
惓惓以正心為言世儒輒病其說震未聞有  
君心不正而能使政事一出于正者推之于  
百世其道何以易此悲夫漢唐宋明之亡也

皆以黨人從來小人之禍君子惟有指為朋  
黨可以盡去一世之為君子者而人主卒墮  
其術而不悟以至于亡國敗家相隨屬宋惟  
不殺士大夫故黨人之禍較漢唐明少輕其  
及于亡也尚得養士之報如文文山陸君實  
張范陽在顛沛流離中尚從容就死不肯少  
挫其志其亦可哀也夫然卒由此以亡其國

其與漢唐明一也至于朱子通籍五十年在  
朝僅四十六日雖有孔孟之學張張焉何所  
用之是不足為朱子惜而深可為宋惜也震  
閱朱子字曰考其事而論其世以自托于甘  
棠之懷人者此仰止亭之所由作也故其屬  
文也不以記而以論

蟄菴曰朱子字在香鑪石之北每字徑尺

又一福字在石天之東數十餘武長丈餘  
予另有記在劫石辯中  
偽學逆黨籍附鈔于後

宰執

趙汝愚

右丞相

留正

少保觀文殿大

王藺

潭州帥前參政

周必大

少傅觀文殿

待制以上官

朱熹

煥章閣待制

徐誼

知臨安府

彭龜年

吏部侍郎

陳傅良

中書舍人

薛叔似

戶部侍郎

章穎

兵部侍郎

鄭湜

刑部侍郎

樓鑰

吏部侍郎

林大中

吏部侍郎

黃由

禮部侍郎

黃黼

兵部侍郎

何異

禮部侍郎

孫逢吉

吏部侍郎

餘官

劉光祖

起居郎

吳祖儉

太府寺丞

葉適

太府卿

楊方

秘書郎

項安世

校書郎

李塤

校書郎

沈有開

起居郎

曾三聘

知穎州

游仲鴻

軍器監簿

吳獵

監察御史

李祥

祭酒

楊簡

國子博士



趙汝讜 監左藏庫  
趙汝談 淮西府幹

陳峴 校書郎  
范仲黼 著作郎

汪達 司業  
孫元卿 國子博士

袁燮 太學博士  
陳武 國子正

田澹 宗正丞  
黃度 右正言

張體仁 太府卿  
蔡幼學 福建提舉

黃灝 浙西提舉  
周南 池州教授

吳柔勝 嘉興教授  
王厚之 江東提刑

孟浩 知湖州  
趙鞏 知揚州

白炎震 成都通判

武臣

皇甫斌 池州都統  
危仲壬 知金州

張致遠 江西兵馬鈐

士人

楊宏中

周端朝

張衛

林仲麟

蔣傅

徐範

立太學生

蔡元定

呂祖泰

元祐黨人碑凡三百九人史不備載予得  
粵西石本已授梓行世然元祐黨籍有內  
臣無士人慶元黨籍有士人無內臣慶元

元年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衛林仲麟  
蔣傅徐範等六人伏闕上書救趙汝愚章  
穎李祥楊簡論李沐之奸邪疏上悉送五  
伯里外編管宏中道仲麟範皆福州人端  
朝温州人傅信州人

蔡季通元定以朱子門人竄道州逾年卒  
于竄所呂祖泰祖儉從弟也以祖儉亦列

偽黨慶元六年祖儉死祖泰上書請誅侂  
胄言甚壯直詔配祖泰于欽州牢城此士  
人入黨籍之由也

子直既死胡紘劉三傑姚愈邵裒然丁逢  
王沈沈繼祖葉翦等攻擊不已至有偽學  
猖獗圖為不軌初為偽黨變為逆黨之言  
選人余嘉乞斬熹蔡璉乞究定策異謀捕

鞠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適項安世者  
以人言不果行凡試考必書不是偽學諸  
字施康年陳謙鄧友龍林采皆以攻偽學  
久居言路張釜張巖程松率由此秉政其  
時士以儒名者至無所容其身其謀雖本  
于侂胄實京鏜何澹劉德秀胡紘成之也  
未幾鏜死張孝伯陳景思勸侂胄弛其禁

泰和二年復諸貶官侂冑死始謚朱子曰  
文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學士理宗寶慶  
二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公淳祐  
元年正月理宗視學手詔以周張二程及  
熹從配孔子廟黃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  
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  
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

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  
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  
子而始著可謂知言矣

昭明文選分論為三有論有說論有史論  
劉勰分為四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  
與傳註參體辯史則與贊評齊行銓文則  
與叙引共紀至明徐師魯分為八以為析

理與議說合契諷寓與箴解同科設辭與  
問對一致一曰理論二曰政論三曰經論  
四曰史論五曰文論六曰諷論七曰寓論  
八曰設論其大槩也予以為論之體甚廣  
若昭明設論之載客難解嘲荅賓戲雖與  
論同然難解答三者各分文之一體不可  
槩謂之論至于議說傳註贊評序引箴解

之屬其文同其體不無少異然亦論之散  
見者不必同不必盡異也

初之屬其文同其體不無少異然亦論之散  
見者不必同不必盡異也  
之固也吾將馳昭曠之域以窮微妙之旨其  
評不可得而聞也請為予舉其略蓋聞天地

理與議說合契諷寓與箴解同科設辭與  
問對一致一曰理論二曰政論三曰經論  
四曰史論五曰文論六曰諷論七曰寓論  
八曰設論其大槩也予以為論之體甚廣  
若昭明設論之載客難解朝荅賓戲雖與  
具者不必同不必盡異也文之一體不可  
之屬其文同其體不無少異然亦論之精

劫石辯

蕭震

道山石不二伯年凡三劫初為閻勒姓氏者  
纍纍也繼為僧埋朱子字以糞三為假弁錘  
巨崖削諸墨跡偏不及閻或曰埋者出矣錘  
者不可續勒者可平也何以存後震曰何言  
之固也吾將馳昭曠之域以窮微妙之旨其  
詳不可得而聞也請為子舉其略蓋聞天地

之未生也無石無天地天地之生也有天地  
有石天地之既生也石自石天地自天地石  
之居道山者自開闢以來不知幾千萬年矣  
至唐有李陽冰磨崖書般若臺記世以為好  
然而石不知其好也自此以後繼陽冰者踵  
相接不一千年而文字幾遍然而石不知文  
字也石不知文字何知勒者埋者錘者石不

知有李陽冰竝諸摹人何知有闍有僧有假  
弁且不二伯年而劫者三安知二伯年以前  
之至于開闢之初無埋者錘者安知二伯年  
以後之至于千伯萬年之是闍非闍是僧非  
僧是假弁非假弁之劫劫相尋無已有已而  
何三劫之足言何三人之能劫此開闢至今  
之石也哉今夫萬物假天地天地假陰陽陰

陽假無始者也直到無始而始反其初一切山河大地銷歸何處何況于弁乃以一瞬之假為大假也乎然則陽冰之劫何殊于闍僧弁之劫闍僧弁之劫何殊于前後世千萬人之劫邪知其解者可以論石矣或曰然是數也曰數之說誕或曰理也曰理之說迂或曰五行也曰五行無石或曰劉子駿曰金石同

類安在乎無石曰子駿言災異以金託也非石也且金生者也石無生者也無生則可以無死或曰劫之者死之也錘者不可續非死而何曰劫之者人也石不知也始終一無生爾或曰子何以知之曰予之生俄頃耳未生之前無生也既死之後無死也不類夫天地之久生者何不足以知石或曰聞子之辭至



矣極矣曠若發矇焉曰非也吾以須臾之生  
辯開闢之前後生不猶夫螻蛄之言春秋朝  
菌之謀晦朔管蠡之見天地邪吾生死之前  
後何難無生若吾生之今日可以無生而不  
能歸于溟滓者以有知故也何足知石何異  
于闍僧假弁或曰然則如之何曰石有之人  
亦宜然得吾說而存之死生無有也奚以石

為或曰善遂取其言而書之曰劫石辯

蟄菴曰唐以前未有辯故昭明不言其槩  
劉勰不列其體然而六經四子老莊之文  
非無辯也但不專其名爾至韓退之柳子  
厚始有辯大槩本乎至當不易之理而以  
反覆曲折之言發之非反覆則不明非曲  
折則不達也

清山系田  
是篇蓄意于中率筆而出之徃徃意在筆  
先少渾奧之詞其大指與鄰霄石賦相發  
明而其義各別

假弁錘石始順治十八年凡六載聞土人  
言燔以火醋雖巨石立斷今山之墻址地  
坪皆是物也且以供餽遺并築別園屋之  
用其錄蓋準提壇者予初閱時色盡赤今

少變尤幸朱子字一在糞壤中一居山頂  
香鑪峰之下不然不免也其他諸詩文與  
石俱殲者不可勝數果道山之一劫也  
古人言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今出朱子  
書于糞壤又得福字吾郡之福有道之象  
也

朱子在閩有四大字鼓山得壽字高二丈

餘道山得福字高一丈餘其他尚埋沒未見也以待世之探竒好事者

此處有若干行非常模糊的刻字，內容難以辨認，可能是對前文所述景物的進一步描述或題詞。

原假

蕭震

字始伏羲篆石始黃帝磨崖始夏后氏者也道山之石則始渾沌夫以渾沌之石而假之以後起之文章為世人所愛好石不受也方假弁之行劫也知石不知字李陽冰朱子石何以得免說者曰二公之名與天壤共敝母論賢不肖無不知者然弁之與闍風馬牛也

于闐豈有愛焉。錘亦不及者，以遠故也。是劫者石也，非字也。雖然六書之義，一曰假借。凡古篆隸皆依類以象形，假于天地鳥獸以成其字。文石之刳，雖非字而厄于字，若假手于弁以去其偽者，非石之過也。然吾聞汝南之垠有化城焉，城堞樓臺倏忽變幻，太行山之菁巘一書生讀書其上，覓之不見，積石之北

層巒峭壁，望其中隱隱多卷帙，不可攀躋。曰積書巖三者，假也。道山之于石，不能化，不能隱，不能高，總之不能假。爾兩相遁，以至相厄，乃有起而乘其敝者。字既不存，石亦與之俱碎，豈得謂山為無過？且太山磨崖，始皇始之，而許公之文刳于泰安，守道山磨崖以僻遠，稍後時而諸石之文刳于假弁，弁守有真假

而行刳無異同磨崖有先後而受刳無古今  
然則假之刳假不假之刳假假之刳不假亦  
同歸于刳而已矣山曰道山而厄于人曰假  
曰刳其然豈其然乎

蟄菴曰道山石無處無字然陽冰朱子而  
外其人文字之可勒石者十不得一也見  
厄于假弁也宜哉

假弁初到絕塵巖得故明石刻姓氏與其  
名同為一遊僧所迂為是前生夙緣乃重  
建望荷亭準提壇新造齋堂客堂于是諸  
石乃大受刳其後與郡人訟亭壇齋門牕  
版壁之類盡折毀無存客堂廢為平地或  
曰石刳之也以假弁之刳石為諸壇屋故  
也所謂刳刳相尋者佛亦不免何邪其果

有數耶

化城一曰崆峒廣成子之居也粉堞青甃  
條忽變幻在水為蓬萊閣在山為崆峒然  
人止知有蜃樓海市不知有化城也水既  
有之山亦宜然

道山額聯

蕭震

鄰霄亭

鄰霄石東有地豁然建亭其上東西垂巖南  
北凌虛舊名隣霄一曰清虛亭

靖南王

督撫臺題其額曰鄰霄亭為

劉耀徵先生筆巋然南向震郡人也額其北

曰道山古蹟聯曰但望桑麻成樂土不妨詩  
酒上鄰霄

鄰霄道

由隣霄亭前西轉一壁門入門北上即鄰霄  
石石堦數十級題其門曰欲知海國無窮際  
更上閩山第一層

鄰霄石

道山之頂也環視羣峰岼然聳立贊之曰居  
山之頂浮水而生其上有臺曰鄰霄臺蔡君  
謨襄詩子夜看先日陰巖得後春三山空瑣  
碎萬落自煙塵其地也相傳閩地浮大海中  
故以水作對勒之于石

岸舫

鄰霄亭東偏傍石為舟舟中有額曰岸舫有

聯曰大地渾如水藏身偏有山下有堦徑由  
南而東夾兩崖曰甬石通鷗浴池

### 仰止亭

隣霄亭東之香鑪石與鄰霄石對其勢稍卑  
朱子字在石之北中今作亭如半月其椽如  
華表凡五小間額曰仰止聯曰編黨許多人  
朝廷邪艸野邪何處可瞞公論題名五伯載

風雨乎晦冥乎至今猶存勝蹟亭之內又額  
曰晦菴先生題石左右小字曰今四百九十  
年矣康熙壬子震識

### 德泉亭

鄰霄崖之南下折而西是謂澗山之腹在斗  
姥宮東數武舊傳金蟒穴其右也以康熙壬  
子六月十日得泉震另有頌作亭于其前曰



德泉亭聯曰

帝德高千古泉心見此時

觀海亭

鄰霄亭東可數十武曰觀海亭聯曰目隨流水遠心與白雲閒南望大海東北百字碑下為石天石天之南與百字碑對立懸柱于巖曰倚天坪坪倚石因刻胎英二字于崖之半

蟄菴曰諸亭石在山之面目為今重建者系以額聯其他陰崖僻徑雖多奇蹟不能及也在諸梵宮者不載

道山磨崖始李陽冰五伯年後有朱子書石朱子後五伯年有震百字碑然陽冰之碑以記浮屠氏朱子之碑以記遊震之碑以記

皇帝德磨崖一而義不同其他宋元明之勒石者或書名或系詩弁劫之餘有石者皆有字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古蹟考

蕭震

凡山川之景有著于古而垂于後者曰古蹟予以謂是蹟也有天有人天者自然人者勉然自然者可久勉然者或興或廢而猶有人託于天雖廢而亦可傳者盈天地皆蹟也道山之三十六景大較得天多今皆荒穢不復可辨矣頃作鄰霄亭得六景焉曰觀海曰仰

止曰倚天曰岸舫皆人也而有天曰甬石曰德泉二者天也然而非人不著著之而遊者踵相接也人之不肯自然也合四十二景止矣安知後之作者不更有奇勝之可搜尋若天造地設留之以待其人者豈得謂古蹟之盡于此然使茲山之不得全其自然者人也復于其廢其幾何年因考其舊錄其三十一

景如左

隣霄臺

有石刻三大字

薛老峰

唐令薛逢書五代歲雷雨作字倒立

坐禪石

勁直若筍微觸即動

天台橋

巖側有石梁

天章臺

在山之東有石刻

鷓浴池

巖石之頂不知泉脉相傳雷震成穴夕鷓浴此

蟠樾塢

石壁有字

金蟒穴

相傳唐天成間有巨蟒蟠屈于此

僊井

任放煉丹之所

金剛跡

峰頂有巨跡

華嚴巖

唐僧持華嚴經于此

一夕雷震劈為

般若臺

世稱四絕

與處州縉雲麗水三字

初陽頂

每旦羣峰尚暝獨此峰太陽先昇

落景平

初陽之西

崔公井

在尊勝堂

射鳥山

一名九日山

謝公浴堂

鑿井引泉為之

向陽峰

有石刻

天香臺

有石刻前有杏樹參天蔽日

清泠臺

有石刻

霸石 有石刻

鱗次臺 在山東麓

頭陀巖 有頭陀遊南澗寺中得巖竇宴坐因名

放生池 宋時聖壽郡守放生于此

霹靂巖 唐天寶中雷震石中湧出佛像

長樂臺 在千福院程公闢石刻

道士井 在天王嶺下大旱不涸

冲天臺 在天台橋側舊名放鶴亭程公闢改今名有石刻

望潮峰 神光寺前有石刻

宿猿洞 昔有隱者畜一猿因以名洞

尊勝堂 知州孟彪崔干祠

不危亭 今鄰霄亭一名清虛亭

石天 三石撐架刻石天二字

天秀巖 有石刻

社稷壇 宋柯述建有刻銘

道山亭 太守程公闢建今廢有石刻

藝菴曰以上三十六景及舊時亭榭園林  
松榕栝梧之屬兵燹之後少有存者予生  
長其地不能識其處所見者鄰霄亭之左  
右而已古人言名山川非耽竒覽勝之人  
不能盡其槩夫以一培塿在城市中遠不

數武數數至其地而尚不能得之何況名

山川

道山廟寺如斗姥宮準提壇望荷亭之外  
又有剛顯廟五通廟順懿宮觀音巖靈應  
廟三官堂石夾廟睢陽廟忠烈祠西園羅  
漢寺懷憫祠惠安明應廟太虛菴宗公祠  
道山精舍仁王寺千福院勉齋書院神光

寺報恩塔寺南澗寺天王崎石塔寺萬壽  
菴諸處其他尼菴尤多近經荒廢遠不如  
昔  
衛山在城西為西南坤維宋柯述作社稷  
壇于此刻銘于石其地在鄰霄亭之西數  
武今壇久廢所存者銘爾在形勝家隣霄  
之建不可以已也

存山傳

蕭震

資衛山之金以生土木者 王伯兩 督軍  
四十 撫軍同 提軍半于王海澄公繼之  
次督撫軍者總兵吳公萬福方伯何公中魁  
臬席公式其數三十其損三十三之一者少  
叅李公學詩學使者王公震起也其次總兵  
劉公炎副使呂公應斗副戎王公業衡王公

延彥齋長王公延禔太守王公之儀汀守孟  
公熊臣漳守孫公揚各十邵守汪公麗日六  
郡丞張君永庚林君杭學喻君三畏齋佐孔  
君貞來叅戎高君國勳聶君思明皆以四郡  
倅婁君聚奎齋副鞏君邦畿邑劉侯名世張  
侯秉孝三邵邑王侯公輔六震亦竭其願顛  
之力等于提軍合五伯八十有八金以作道

山毋擾一椽于吾郡人者其為亭大曰鄰霄  
其高二丈其袤四丈其廣四丈八尺重簷甍  
甍跋以斫石若木之有本然雖有大風不能  
搖也其東如舫曰岸舫夾崖曰甬石倚朱子  
石如月曰仰止其迤東為觀海亭戴角而壘  
居其託于巖無屋若橋若枰者為倚天枰沿  
朱子石而北有屋五間北向通牕于東曰東



滄山紀略  
牖者靜室也鄰霄亭之西下曰德泉亭亭方  
以虛上曰鄰霄石結以盤繞以闌干其節俯  
其勢險下也者以為泉也上也者欲其翱翔  
以眦其山川也無所取之取諸臺也舊梵林  
斗姥宮一準提壇一僧堂一望荷亭一其廢  
已久各葺其積隙以補其闕墜者圻者墁者  
盜者牖者以次具舉凡石堦六伯三十有四

級皆司于戴君宸綸林子侗命日量工以無  
曠厥後遺金四十有奇授僧法傳佐釋氏山  
門之工而尚有待于後之人是役也于時為  
順于山為儀于事為復古于人為顛力不數  
月敗垣廢蹟峨然以新蕭子曰太史公作貨  
殖傳因其人紀其事予作存山傳晰其財賄  
不遺其人及其工作曰存者山以人存也曰

傳者託于山以傳也此其大略也

藝菴曰孔子作春秋左公穀三氏為之傳其文有次序有議論胡康侯總稱之曰案謂經以傳為案也至漢司馬子長作列傳或一人一傳或數人一傳系之以論或贊後之傳人者不論作史不作史皆謂之傳字書曰傳者傳也紀載事迹以傳于後世

也予作存山傳一篇之中或分或合或次叙或議論末系以論不欲使諸君子存山之意闡然無傳也

古人之于傳史傳人傳之外更有假託之名如柳子厚之梓人託傳也韓退之之毛穎假傳也而皆有論斷

作傳必書名者傳之後世非名不著也存

山傳總兵以上不書名尊之也總兵以下書姓又書名者不書名則十數年之後知其姓不知其名猶之無姓也况後世乎故系某公某加公君侯三字猶是諱名之義也然亦非古也

唐宋人作文如韓退之蘓子瞻皆自稱名惟歐陽永對稱予至作仁宗飛白記亦稱

予雖為其友屬文然記朝廷之事不稱子稱名未為失也

韓退之作畫記蘇子瞻譏其為甲乙帳簿然帳簿不始自退之也史記貨殖傳條列人物財數如畫茅鹿門以為酒肆帳簿一經子長之筆便是絕好文字然亦不始自子長也

予促促北行連旬之內作德泉頌諸篇流  
汗浹肌恐一放筆留後來不了也輸金人  
數頗難屬文曰走筆節易書左氏春秋考  
工記字法句法而變換其詞以頭緒多不  
可缺遺終脫不得帳簿爾亦不能工也  
子長文逐段變化不可摸捉退之因之作  
畫記猶有腐史之遺宋米元章作西園雅

集記倣韓文而近板殊不及也帳簿之不  
同如此

康熙六年震上墾荒第二疏慮格于部議  
因考兵馬錢糧數分合以析之其略云再  
按六省荒田即以每兵五十畝計之如河  
南荒地五十萬六千五百頃現駐授誠官  
兵一千八百八十七名應給田九百四十

三頃五十畝歲省俸餉銀二萬七千五百  
餘兩米七千餘石山東荒地三十四萬四  
千三百餘頃現駐投誠官兵二千六百三  
十四名應給田一千三百一十七頃歲省  
俸餉銀四萬一千一百餘兩米九千六百  
餘石山西荒地一十五萬二千六百餘頃  
現駐投誠官兵一千一十二名應給田五

伯六頃歲省俸餉銀一萬三千三百餘兩  
米三千七百餘石江南荒地一十三萬九  
千一百餘頃現駐投誠官兵二千一百八  
十八名應給田一千九十四頃歲省俸餉  
銀三萬二千四百餘兩米七千六百餘石  
江西荒地二萬二伯餘頃現駐投誠官兵  
二千六百二十八名應給田一千三百一

十四頃歲省俸餉銀三萬五千一伯餘兩  
米九千一伯餘石浙江荒地七千八伯餘  
頃現駐投誠官兵一千六伯名應給田八  
伯頃歲省俸餉銀三萬一千二伯兩米六  
千二伯餘石以上六省共荒地一伯一十  
七萬餘頃投誠官兵一萬一千九伯四十  
九名應給田五千九伯七十四頃五十畝

歲省俸餉銀一十八萬餘兩米四萬三千  
餘石其中官口增數度亦無幾起科時仍  
照原額上中下則輸糧有力能多墾者准  
其受地納稅此六省投誠省餉增賦之法  
也至于福建憑山負海土狹人稠投誠最  
多米粟最少所有沿邊一帶膏腴之田雖  
屬荒蕪但已經遷徙界限之外不便耕種

計投誠一項除家口外尚有二萬三千六百餘名之衆。歲支銀米除移駐外尚有三十六萬餘兩八萬餘石之多。是一省獨駐之人數銀數米數已倍于六省合駐之人數銀數米數等語。亦一帳簿也。因奏對之體以簡明為正。故直叙而不變其文。震曾有疏言各部于督撫以後一切勿拘

以文法文法猶張釋之之言文具也。如兵馬錢糧每年各督撫造冊報部。堂司不一。寓目凡有言及兵馬錢糧可按冊而得之者。仍行督撫督撫行之所司所司行之下屬下屬問之兵民如兵冊兵造民冊民造是也。既曠時日益滋奸弊不知向之冊報將以何為真不可解。震于墾荒疏若不反

覆部用一為條列勢必轉行七省之習撫  
雖經年不能結也文法之弊此其一也

蟄說

蕭震

蟄菴居士生青城山不知青城之大也六歲  
出岷江之口歷三峽浮鄱陽湖見巫山廬阜  
趣登岼不獲哭不已無何理邢州邢之沙河  
太行山之趾也履其趾不陟其巔凡四年瀕  
行之夕乃大悵恨其後奉

命

之浙過聊城望岱樂之欲持五日糧以往不



果然而浙之天台括蒼金華天姥四明已節  
然在望矣例當行部入其地閱其山川以歲  
之不易職事之弗閑僅信宿會稽謁禹陵歸  
覽錢塘之濤不復至各郡縣縱觀昔日所聞  
之天台括蒼金華天姥四明者康熙己酉冬  
復自燕入閩考十六山蜀曰岷山岷山者井  
絡之精青城其第一峰也閩曰武夷武夷之

山與水合縹緲洗洋神仙之窟也其他各以  
其一括其州之山屬郭無疆鞏為之圖比于  
古人所謂卧遊者然當風塵偃蹇之後向之  
探竒覽勝之顛從此亦少衰止矣于是因道  
山之石結廬其下曰蟄菴其體如蝸如蜷如  
委蛇曲折以入盤旋詰屈悉以土為之無樓  
臺堂室及榱桷棟梁之用較之鄰霄諸亭殊

不侔也夫人少之所嗜長必欲致之至不必致而忽相遇于不意中反不能得若所遇之非其好者是豈人情且螫者存也其義從虫道山之于十六山無能為役居士之向所身歷如太行諸山視之若無覩今于小小培塿更探尋不已若虫之坯其居其義何也蓋聞凡物之遊也以神神之與遊窮天地渺六合

而無不往者也其息也以心心之與息極毫芒歸于無何有而縣縣乎若有若無若不無者也今夫蟠螭之伏也至微而鸚雀之飛也能見其至大人之于山川也亦若是而已矣况倮蟲三伯六十與夫羽毛鱗介之類同處大塊中一至于蟄芒乎天地不足為其大也昭乎日月不足為其明也浩乎川嶽不足為

其高深而寡遠也。于是乎觀蟄之志而後知  
宇宙之小也。處蟄之行而後知萬物之輕也。  
視蟄之道而後知行藏之異也。古許由善卷  
披裘公知其地矣。不能至。被衣王倪。秦氏顏  
淵。至其地矣。久之。輒引去。噫。何蟄之難也。居  
士名其居而襲其跡。其何足以望其戶牖而  
窺其息壤。更何知倮蟲之與羽毛鱗介。道山

之與諸名山。其有以異乎。無以異乎。方相土  
以命工。而忽有北行之役。且緩蟄菴以竢之。  
他日而著其說如此。自茲以往。毋若童子之  
好遊。一若蟄之未始遊者。無所往而不存也。  
雖然。未能也。

蟄菴曰。古人言說議之體。各有原委。劉勰  
曰。議者宜也。周爰諮謀以審事宜也。古者

國有大事必集羣臣而廷議之其後下公卿議乃始有文辭至于艸野之讀書考古者亦有議由是議寢多矣字書曰說解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說之名起于說卦許叔重因之以命篇大約議主事說主理理主經傳事主時勢總之以援引明析考據詳贍詞縱橫而不害于理方

為合作

康熙九年庚戌夏予考三十二山水每一山水凡千萬言略之為數伯言屬部無疆畫圖又略之為五十字以題其額書成名曰山水考略凡二卷尚未授梓附錄三序及題額于後  
送郭無疆序曰莆田部無疆今之高士也

予少時聞其名垂二十年始一識面予固  
倦遊當世者也歸閩以來閉戶不聞外事  
然猶以未得見奇山水為恨入夏苦熱不  
能寐每夜分起坐憶諸名勝成考略一書  
得山十六曰泰曰嵩曰華曰衡曰恒曰太  
行曰岷曰天台曰匡廬曰九華曰羅浮曰  
武夷曰醫巫閭曰勾漏曰點蒼曰鐵寨得

水十六曰海曰河曰江曰淮曰濟曰漢曰  
洛曰渭曰黑曰鴨綠曰洞庭曰峽曰滹沱  
曰三溪曰浙潮曰昆明竊計何日以書作  
圖使我坐卧其中一時遊千萬里也雲林  
道子久不作念非無疆不可越數月無疆  
適至予既相見出考略無疆果大喜謂生  
平作畫多無若先生寄意若是高遠者遂

擯絕一切同謝子爾方館子曷氏木厓之樓以伯晝夜成三十二幅先山後水愈出愈竒然予之意尤在水考略之妙亦在水無疆每圖必奪其形神窮其幽遠各如其狀令源委畢見不識雲林諸子在今日遇此如何作畫又不識無疆入古人中如何位置世謂古今人不相及予謂古人可傳

者亦少耳如無疆者不傳于今必傳于後無疑也至其寫真幾同化工不特畫筆之肖其形非其人雖強不答皇甫士安言高士昌黎所云有託而逃者無疆是矣圖成適歲已晏于其歸序以別之  
又書序尾曰無疆作畫以自娛樂耳久之筆益工求者益多不得則加詬厲無疆不

顧也同輩忌其能徃徃出謗言以毀之無  
 疆不辯也予謂書畫其細者也時輩碌碌  
 豈足知人當以俟知者知耳然無疆為他  
 人畫一半幅累月日不能竣為予圖三十  
 二山水窮日夜不少休彼亦知有考略之  
 必可傳故不憚竭思盡智以相從也其猶  
 汲汲于後世之名與士固屈于不知已信

于知己世之詬厲無疆謗無疆宜也無疆  
 之不顧不辯宜也其為予竭伯餘晝夜之  
 力亦宜也嗚呼豈獨書畫哉爾方學于無  
 疆者也年尚壯已駸駸乎古人矣無疆索  
 聯贈以萬里青冥歸筆墨一生高潔在山  
 林之句亦此意邪木厓知無疆者竝以質  
 之時康熙庚戌冬十有二月

又十六山水序略曰方內之大更有大于此者以分地限之惜哉雖然山以地限水不以地限也予錄諸水河海尚矣三瀆必有可以為瀆者故次之漢洛渭天下之水無大于此者又次之黑水雖屬荒服之外然自甘肅繞雍梁境能獨自入海又次之鴨綠江屬遼陽幽州之鎮又為六水之一

為古遼水又次之至于湖無過洞庭者峽無過夔岳者內河無過滹沱者潮無過浙灘無過九龍池無過昆明者故洞庭三峽滹沱浙潮三溪昆明又次之各舉一名之極大者以概其餘天下之水更無復有大于此者矣

泰嶽 今山東一曰岱宗山道屈曲凡五



十餘盤上有日觀可見日有秦觀吳觀周  
觀可望諸國最高為丈人峰瞻二伯里外  
黃河如帶若在山趾也

嵩嶽今河南東曰太室西曰少室就山  
中視之太室為高出山則少室巋然矣少  
林寺在少室之北上有四天門三十六峰  
西天門缺處望一鐵楞儼然竟不可踐

華嶽今陝西高七千丈周五千里石壁  
直立山如削成其西為少華對首陽山黃  
河流于二山之間上有三峰二十八池自  
青柯枰至蒼龍嶺皆懸鐵索而上

衡嶽今湖廣周八伯里禹碑在焉凡七  
十二峰十洞十五巖三十八泉二十五溪  
九池九潭九井湘中記遙望衡山如陣雲

汾湘千里九向九背乃不復見

恒嶽 今直隸北臨代南俯趙東接河海

滙諸水于廟北周官并州其鎮曰恒山

古者天子巡狩侯伯皆有湯沐邑周昭王

禮廢邑部尚存秦立縣山西之陽曰曲陽

太行山 起山西為河北脊以接恒嶽凡

伯嶺連亘十三州之地河北諸山屬其支

脈皆旋其趾程子謂太行千里片石衆山皆石上起峰爾雅曰連山中斷曰陁

岷山 今四川上為井絡最奇為青城山

青城山凡八十洞一百八景高三千五百

丈周五千里黃帝封為五岳丈人連接三

峨山突起三峰宛若峨眉常積雪

天台山 今浙江上應台星山有八重視

之如一高萬八千丈周八伯里一石梁在  
 天半廣不盈尺長數十丈赤城阻其迳  
 瀑布激其衝石有莓苔之險淵有不測之  
 深  
 廬山今江西高二千三百六十丈周二  
 伯五十里其山九層川亦九派背潯陽面  
 彭蠡重嶺桀嶂高恠幽深而瀑布尤甲天

下

九華山今江南千仞壁立周廻三伯里  
 上有九峰似蓮華中峰者衆峰皆環列而  
 獨居中上睇日月下瞰雲雨東為仙人峰  
 羅浮山今廣東高三千六百丈周三伯  
 餘里下有滙水與潮汐應名曰瑤池五  
 嶺擁從衡岳如君而羅浮桀出為之佐命

武夷山 今福建上有九曲三十六峰曲  
曲載水以與山會幽竒聳秀多神仙函骨  
至今不壞

醫巫閭山 今遼東舜封十有二山之一

幽州之鎮也掩抱六重又名六山上有樵  
花洞聖水盆三水懸崖而下雖冬不冰  
勾漏山 今廣西石峰千伯從平川特起

其巖穴皆勾曲穿漏東為龍潭西行有洞  
竒奧幽廣每雲從洞出則雨雲從洞入則  
霽

點蒼山 今雲南高千餘仞峰巒萬壘戴  
雪腰雲有峰十九盤亘三百餘里山頂有  
高河泉又有瀑布流為錦浪等十八川  
鐵寨山 今貴州石色如鐵其山高峻上

可容千人三面據險惟南一途有鳥道可通

海 海者晦也取其荒遠冥昧之稱周圍天地貫納伯川其黑如晦也一曰歸墟凡四海通謂之稗海裨海之外大瀛海環之中有沃焦石高厚各四萬里  
河瀆 出星宿海經積石龍門砥柱至孟

津過洛水凡九曲長九千里 中土北戒自黃河積石來負地絡之陰至天津入海  
江瀆 出岷山至潯陽分九道曰九江會于彭澤經蕪湖曰中江至南徐州曰北江  
中土南戒自岷山蟠冢來負地絡之陽至揚子江入海  
淮瀆 出胎簪山行千七伯里至海州入

海 淮以北河為大淮以南江為大淮界  
其中導南北以入海故謂之淮淮小而得  
名瀆者以其界南北而別江河也

濟瀆 出王屋山太乙池性勁多伏流濟  
河而南竝流十數里截河又竝流數里溢  
為滎澤濟清河濁過河還清 一支穿太  
行為伯泉一支為沛源出七十二泉

漢水 出嶓冢性曲因地而名曰漾曰沔

曰漢曰滄浪江漢夾蜀山江在山南漢在  
山北自梁至荆數千里凡山南水至江而  
出山北水至漢而出漢入江同入海

洛水 出冢嶺山禹時龜負圖出焉天下  
之水以河為宗豫州之水以洛為宗 按  
洛中分豫境洛之東其水徑自入河洛之

西其水浮于洛而後至河

渭水 出鳥鼠山東流經咸陽北畢郢南阿房受涇灃漆沮汭斜諸水入于河 渭汭不相及一涇以屬之聯絡之勢也涇渭不同質而渭受涇之屬相合之理也

黑水 出河西歷燉煌入吐番經蜀畝西南至雲南瀾滄江 岡脊以東之水既入

于江河岡脊以西即為黑水入于南海

鴨綠江 出碣石山自塞外東流至遼東

入海一云出朝鮮城西北由鞞靺長白山入海長白山南流為鴨綠江北流為混同江

洞庭湖 在岳州府西南合九江五溪滙

為一湖東入于江秋水漲滿洞庭凡數伯

里君山宛在水中秋水歸此山復居于陸  
 三峽出岷江一曰瞿塘一曰灩澦一曰  
 黃牛連亘七伯餘里重巖疊嶂隱蔽天光  
 非亭午不見日月上有巫山十二峰  
 滹沱河出雁門經保定河間真定直隸  
 之川莫大于此在深澤者即光武危渡處  
 今絕流故道尚存在獻縣者王霸渡冰處

三溪自順昌沙縣來者西溪自建溪來  
 者東溪自二溪會于劔津者南溪三溪之  
 最險者曰九龍灘每龍兩岸石峽逼窄石  
 龍截水中凡乘舟下龍如在高山墜入平  
 地

浙潮出徽州折東入海潮初起時遠望  
 有三山可見抱朴子天河水一經南斗



一經東斗隨天入地與海水合激而成潮  
昆明池今雲南周五伯里史記滇水源  
廣末狹有似倒流故曰滇入金沙江  
右三十二山水略之于千數伯言以其多  
也又略之以十八字山曰高曰大曰幽曰  
竒曰秀曰曲曰險曰深水曰大曰遠曰勁  
曰伏曰瀦曰流曰曲曰直曰疾曰險而又

合之以八字頌曰鴻濛幾點丘壑萬層鳴  
乎盡之矣其視閩之道山杭之西湖也不  
猶培塿之一石坳堂之一杯耶然則向之  
遊者非遊也如之何其不蟄

予十數年前曾稱蟄菴別號亦夢居士今  
卜築遙遙欲襲其跡而未能也豈曰蟄之  
云乎

古書傳多韻語後之用韻者詩賦而外寥寥  
乎其未有聞也予道山文之有韻者一曰詩  
一曰賦一曰頌詩效唐體和他人韻非予好  
也客有言賦頌之韻者予曰沈休文約梁人  
也譜四聲自謂探妙入神當其時已不見知  
于梁武帝而反能繫縛千餘年之學者使之

韻解

蕭震

古書傳多韻語後之用韻者詩賦而外寥寥  
乎其未有聞也予道山文之有韻者一曰詩  
一曰賦一曰頌詩效唐體和他人韻非予好  
也客有言賦頌之韻者予曰沈休文約梁人  
也譜四聲自謂探妙入神當其時已不見知  
于梁武帝而反能繫縛千餘年之學者使之

道山錄略  
不能見古人是何以故予嘗讀易書詩春秋  
左氏矣降而屈原司馬長卿楊子雲班孟堅  
張平子及諸作者皆不見休文之韻而未常  
廢韻自休文有韻而古文無韻一似古人絕  
不知韻得休文始一發明宜後世之奉之為  
不刊之書者又何以故予考隋劉臻等定切  
韻書唐天寶十三載增定名曰唐韻予未之

見也獨韓退之常常用古韻并自為韻不知  
退之何以知作古韻而又不言韻至宋吳才  
老好學深思上下數千年集詩騷銘賦古文  
諸韻說曰韻補旁通曲引無一不叶晦翁亟  
稱其書明楊升菴又議其失世終無有演其  
言者寧依違一休文必不肯從孔子及屈原  
司馬長卿楊子雲張平子韓退之吳才老楊

升菴並諸作者是猶河伯見伯川之灌河而  
欣然自喜望海若而不肯旋其面目也噫亦  
惑矣余不知聲韻者也竊謂六書之義失則  
六經之學不明而樂詩歌三者隨之而亡漢  
以後無詩久矣今之人猶哆然言聲律格調  
是向者河伯之所大笑也鄭夾深先生曰六  
書明則六經指諸掌假借明則六書指諸掌

世有知言者請以問之

蟄菴曰才老名棫武夷人初家同安宣和  
六年登進士第數年不仕著書甚多其尤  
著者書禪傳詩補音論語指掌考異續解  
楚辭釋音韻補余所見者舊韻補五卷而  
已全書以煩多未梓在宋時已不傳矣惜  
哉

劉勰曰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  
韻古人文如易書周禮禮記左傳國語老  
子荀子淮南子戰國策等書多有韻自有  
休文韻而古韻亡諧聲之學愈不可問矣  
近世有以沈韻議古人者大概少所見多  
所恠恒人之情也

許尉重慎作說文鄭漁仲謂其止得象形

諧聲二義而失其四故牽于會意而復為  
假借所擾吳才老械作韻補楊升菴謂其  
通用互用之義不可類推因取轉注之法  
以叶古音而盡刪宋人之韻其自恠重而  
下升菴而上凡十數家議論不一而未有  
盡合者不得六書之學毋恠乎諧聲之失  
古音之不復也

古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

秦書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王莽六書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佐書五曰繆篆六曰鳥蟲書

升菴先生博雅君子也引唐書樂志古無韻字均即韻也其言五帝之學曰成均均亦音韻書曰命汝典樂教胄子論語曰成於樂是成均之說也周人立太學兼五帝及二代之名東學為東序西學為瞽宗北學為上庠南學為成均宜學言語者處之成均則均之為韻義益明矣潘安仁笙賦

音均不恒曲無定制注均古韻字鵬冠子  
五音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唐書李綱傳  
引周禮均工樂胥不得列於士伍等語其  
說甚辨余謂古無韻字均即是韻但以成  
均為成韻考之禮記似未合即以成於樂  
為成韻亦殊不然也如伶州鳩對周景王  
曰律所以立均出度韋昭註均者均鐘木

長七尺有弦繫之以均鐘者又度律均鐘  
註均平也度律度律呂之長短也此二字  
作韻其說亦通唐祖孝孫言七聲絲濁至  
清為一均唯樂章則隨律定均合以笙磬  
節以鐘鼓均者韻也與伶州鳩之對頗有  
合若以均利器用之均為韻則非矣况成  
均乎

伶州鳩有成於十二之語十二者律呂之  
數也陰陽相生上下和平天之大數不過  
十二震謂以此數語註孔子成於樂一句  
亦極精確

升菴言作古頌賦當依才老韻作近代詩  
詞當依休文韻余謂詩有古近詩之體也  
體不同聲豈有異以今詩用古韻何為不

可升菴著轉注古音常言才老之非此則  
其未著書以前說也千年以來道山之  
可傳者曾子固之道山亭記一而已余之存  
道山也以文雖然余不能文者也不能文而  
有其可文者存道山不可不存道山之文也  
今自取其所為道山之文拍案而疾讀之大  
樂有正言有反言有寓言有放言有頌言有



伶州鳩有成於十二之語十二者律呂之  
數也陰陽相生上下和平天之太數不滿  
十二震謂以此數語註孔子成於樂一句  
亦極精確

升菴言作古頌賦當依才老韻作近代詩  
其未嘗書以前詩有古近詩之體也  
可長卷卷轉古音常詩才非此限

讀道山紀略

蕭震

道山之文自有唐有之千年以來道山文之  
可傳者曾子固之道山亭記一而已余之存  
道山也以文雖然余不能文者也不能文而  
有其可文者存道山不可不存道山之文也  
今自取其所為道山之文拍案而疾讀之大  
槩有正言有反言有寓言有放言有頌言有

諷言或望今或憂時或吊古或懷人或歡呼  
或悲號或遠之六合之外而近之几席之前  
或大之天地陰陽之變而小之纖悉錙銖之  
末或上下千伯萬年而俯仰一駒光隙影有  
由一言而推及古今文章之異同正變就一  
筆而論及經史子鑑詩賦之得失是非有前  
篇然而後篇變其說有其文反覆而其義無

殊致各隨其意之所至而總名之曰道山紀  
略入余存稿中分名之曰山川考記之文世  
之閱者之目為奇為腐為支離為曠達為有  
情為無情悉聽其人之好惡取舍于道山之  
居人聞若不聞也者留此為小小培塿開一  
生面倘移吾文于岷太行華恒天台諸大名  
山不謂大者小而卑者高高者卑而小者反

道山紀略  
大邪是之為道山是之為蟄菴居士存道山  
之文

蟄菴曰文有綴于簡末者其名有四一曰  
跋一曰讀一曰題後一曰書後皆有所感  
而發然古人有自序自跋而無自讀予之  
讀道山紀略者非徒與曾子固文同類而  
並讀之也其亦有所感也夫

曹子建好人譏彈其文其引丁敬禮之言  
曰文之佳否吾自知之後世誰相知定吾  
文者余謂文之佳否可自知而知已之人  
曠世不一遇若作古文于駢衍之時猶之  
歌三百篇于伶人之前也當世已無知者  
安得傳之後世以待相知之人  
余少閱駢衍文心亦向往之久之而後知

其似俳也。然有書契當有此一種文字。譬  
之樂有雅樂。即有鄭聲。詩有三伯篇。即有  
排律。在乎學者之取舍而已。故明之末有  
用四六作八股者。此亡國之文也。今八股  
已反之正矣。

晉陶淵明文在皇甫士安之上。北齊楊休  
之謂其詞采未優。余所謂歌三伯篇于伶

人之前者是也。幸而其人傳其文。隨之以  
永得顏延年以存。亦幸矣哉。

文章之正變。有風氣。惟不隨風氣。纔是特  
立之文。古人言不同于今。當同于古。余謂  
古亦不必同。同于是而已。譬如易之前無  
易也。書之前無書也。硜硜然比字櫛句寄  
古人籬下。與學俳優者。何以異乎。

古人言得一人知己死可不恨文章其一也所謂知文者知其佳先知其否知其立言之義更知其未盡之言且令作者之心情兩相遇于宵冥之中而不能相遁故曰知也若人譽而譽之人毀而毀之了無知識何足論哉

跋

蕭震

道山文之次於曾子固而亦可傳者唐歐陽詹之南澗石像記宋鄭昂之剛顯廟碑記元貢師泰之勉齋書院記而已矣余之紀道山也序一議一碑一記一詩一賦一頌一論一辯一原一額聯一考一傳一說一解一讀一跋一小論一百四十有九并諸附文而更有

未作之芝山寺鼓樓串屋西湖城河龍甬靈  
源閣凡七考宜託于道山以見者與唐宋元  
之三文皆以遄行不及梓而重有慨于閩之  
文獻泯然無傳也先是吾郡謝在杭先生圖  
書甚富尤多秘本身死之後不三十年書盡  
散逸諸秘本悉為一長吏攫去頃從蔣子絢  
臣見其三山藝文鈔二百餘篇其文半四六

俳偶無甚可錄其他文有佳者于道山無與  
不以入集蓋其時尚駢麗不知作古文辭即  
有之亦湮沒不傳其自萬曆三十年以後之  
咏道山者集不及載余亦不獲見也自此以  
往當待之道山之作者凡諸附考及古今文  
章之當取舍者不必盡自余出也若夫古人  
之奇文巨筆為當世所莫知等之衰草寒煙

白雲蒼狗湮滅于宇宙中不得遇後世之知  
已者不獨道山也是道山之廢可興而文章  
之亡不可復存也可勝惜哉可勝惜哉

蟄菴曰明萬曆時屠緯真隆入閩館于道

山之半嶺園今廢集諸名士為詩文甚盛

但多駢體余不錄世非無好俳偶者竢其  
另集不必不傳也先數年宗子相臣備兵

長汀以倭變調守福州之西門內難民數  
萬令載薪穀以入有議折城上之串屋者  
為力止不毀以故寇至有儲粟登陴得不  
困所全活甚多閩人德之死為立祠于道  
山今廢曾作西門平遠臺二記頗得古立  
言之義無俳偶之病以非道山文不錄而  
附見于此以待後之續郡志者微子相數

道山紀略  
萬人不活城之串屋不待數十年之後久  
已折毀無存誰謂文章非經濟哉

爾雅曰序緒也言其善敘事理次第有序  
若絲之緒也序始孔子其後有自序有引  
有小序有題辭題辭或前或後皆序之分  
見者也跋者本也因文以見本也始自宋  
宋之前又有題後書後讀其亦跋之分見

者也其名別其文可通也

余二十一歲學古文至今二十季大小筆  
墨悉出自手為文近二萬篇零落之後尚  
存其伯之五六分為四十體統之以十二  
篇名之曰蟄菴存稿去歲友人見之請授  
梓不勝其災梨之恐且古人無年四十刻  
文集者曷緩以俟之頃奉



命以兼銜再入言路信宿道山前之存稿無暇集訂此後吾稿之聚散更不可知因刻道山一帙以見其槩大半從造次中出之不可謂非文亦不敢曰文也

古人論文各有體無體不成文然文之佳否在文不在體余論春秋例手足耳目之說同也能得無體之文方為至文

予文四十體	一曰恭述	一曰疏	一曰論
一曰議	一曰序	一曰箴	一曰頌
一曰銘	一曰傳	一曰敘	一曰原
一曰記	一曰志	一曰考	一曰略
一曰碑	一曰書	一曰篇	一曰題
一曰辭	一曰解	一曰義	一曰跋
一曰引	一曰評	一曰錄	一曰斷
一曰駁	一曰檄	一曰諭	一曰頌
一曰聯	一曰露	一曰布	一曰

詩一曰弔文一曰祭文一曰誄辭一曰連珠一曰墓誌銘一曰八股其附體亦有二十一曰策一曰序後一曰誠一曰傳後一曰釋一曰箋一曰追記一曰碑後一曰書後一曰問一曰對一曰辯一曰註一曰說一曰讀一曰小序一曰帖一曰約一曰聯一曰詩話凡六十體而詩之各體不與焉

此體之目也

十二篇之目一曰國家奏記之篇二曰經傳闡述之篇三曰郡省風議之篇四曰宇宙鑒戒之篇五曰子史駁擬之篇六曰金石銘贊之篇七曰古今悲弔之篇八曰山川考記之篇九曰文字序跋之篇十曰尺牘贈對之篇十一曰當官案牘之篇十

二曰草野頌著之篇此篇之目也  
文不必蟄于蟄見之存之之說也易曰龍  
蛇之蟄以存身也吾于文亦然然存者少  
不存者多矣曰蟄菴存稿此集之目也  
余刳石辯原假蟄說三篇有謂其似佛老  
者曰非也蟄者藏也孔子言之刳者假者  
變也易有之無生者化也大而化之所過

者化孟子之言顏氏子之坐忘知之但不  
論爾論之者非也謂之放言也可謂之佛  
老也不可

近世有以一字議一代之文者如謂東漢  
為弱唐人為冗宋人為腐之類余謂六經  
之後文不能盡善而無疵其疵處不掩其  
善要在學者之窮理以知其言倘謂東漢

灌山紀略  
為弱豈無腐無冗宋人為腐豈無冗無弱  
夫一人之文前後篇尚不可定而况一代  
數百年之遠言人人殊而欲以一字槩之  
妄矣

古人論文曰奇曰博曰奧曰渾曰典曰正  
曰嚴曰清曰達曰古曰雅曰高此十二者  
得其一皆可名世而必求之理以析其偽

充之氣以弘其中本之誠以立其言參之  
經子史以變化其說而總之為文章以明  
聖人之道無古今之殊季代之升降也但  
遇當世之知己則傳當世遇後世之知己  
則傳後世其傳不傳不盡繇其善不善千  
秋名山之事固未易言也  
古稱三不朽立言其一也今文之傳果能

不朽者六經之外指不多屈也傳不能不  
朽則有不傳之可不朽者而竟朽矣余去  
歲除夕弔文塚詩有曰未死斯文空有後  
欲呼我古已無人蓋傷不傳人之身世欲  
痛哭而無從也

太玄傳矣黃石齋之易象正泯泯乎將亡  
也鄭夾漈之十二略傳矣專著之他書考

不得而見也如此類者何可悉數是文之  
善不傳者較之傳者不啻倍之說者謂仲  
尼之後有五厄故書不傳然亦不盡然也

--	--	--	--	--	--	--

